

■真情流淌

我所在城市的一份报纸,今年迎来了它70岁的生日。

一个供职在这家报社的年轻记者,邀约几个朋友,点燃生日蜡烛,在烛光摇曳中默默祝福他供职的这家报社,道路广阔,前程美好。这个记者对我说,这家媒体给了他一个谋生的衣食饭碗,更有职业上带来的荣耀,而今,他还坚持着自己的新闻理想。

一份报纸,在读者的阅读中,它也有着一座城市跳动的脉搏,为风云激荡的历史留下一份郑重的底稿。

有一年,我去拜访城市里一个老报人,满满一屋收藏的老报纸,感觉一股股热烈的旧时光味沿着时光列车呼啸而至。其中

有一些收藏的老报纸,纸张已泛黄,变得薄脆,但印刷的字体尚清晰,微微抖动,似有粉尘呛鼻,故纸味扑面而来。在老报人收藏的报纸中,我见到了他从业的这份报纸早年的面容。我理解一个老报人对这份报纸的感情,其间融入生命历程、岁月往事的办报生涯,有着心血的灌溉,星星点灯的守护。

时光满满,对于天翻地覆般变化的一座城市来说,有一份报纸的忠实记录在场,这是一份报纸的荣耀。在而今网络时代的生长中,一份报纸还依然枝繁叶茂,树大根深,这是一份报纸的荣幸。一份厚重报纸的老灵魂,依然在报纸的基因里流传,它创办时的初心,依然

■情景交融

牵手之美

○陆地

那天傍晚,我在广场散步,看见老两口也牵手“散步”,更准确地说,应当是“学走路”。老太太走路缓慢而踟蹰,她有些胆怯。老头子要不断地鼓励她,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,缓慢摇摆的样子。

老头子边伸长脖子牵引着老太太,边小声地教她:“抬头挺胸收腹,走猫步。加油!再加油!”老太太始终不说话,面无表情,始终被老头子牵着往前走。大概他俩走累了,老头子牵引老太太走到休闲椅子旁坐下来休息。

我见状走了过去,我们几乎同时认出了彼此,于是我也坐下,和他聊了起来。

老头子是我的初中老师,夫妻俩退休后随孩子搬到了城里。不过,美中不足的是他老伴在三年前得了脑梗塞,治疗后留下大脑反应迟钝、腿僵走路不便的毛病。他经常牵引老伴出来散步。说他喜欢教老伴学走路,看她走的姿态。

我仔细地看了看师娘,她头发剪得短短的,看起来还很精神。尤其是脸上的舞台妆,化得不浓不淡,那弯弯的眉毛,淡淡的红色眼影,朱红的口红,为师娘增添了不少的气色。“每次出来,我都要为她化个淡淡的妆容,这次给她化了新娘妆。”老师缓缓地说:“你师娘退休前是县剧团的演员,大部分演的是古装戏,所以出门前我都要为她化妆。只要洗过脸,拿出她化妆的盒子,在她脸上化个妆,她就知道要出门了,高兴得歪着嘴笑。”

没有抱怨,没有牢骚,对于老师来说,出门化妆,牵引妻子散步,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。我和老师边聊边想象着他为师娘化妆的样子,他一定像画家一样,一笔一画勾勒出师娘楚楚动人的容貌。“以前我不会化妆,开始时的她的脸上是乱涂一气。”我耐心地听着老师的故

事。“后来我跟剧团的化妆师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化妆,现在我化妆水平不错吧。”老师说完,一脸的幸福和自豪。

这时,老师站起身,伸手牵引师娘,对她说:“快,到徐姐上台了……”师娘依旧靠着老师的手,向广场慢慢走着。老师打开口袋里的小录音机,顿时锣鼓就敲了起来。师娘听到锣鼓声,忽然把脚步停了下来,她左右望了一眼,然后摆正了姿势,甩开膀子,抬高了脚步,向前开始走猫步了。她走得很认真,但出手与脚步的动作很不协调。“徐姐,手脚同步了!同步了,上台站不稳。”老师喊起来。

师娘又停下了脚步,愣愣地站着,不知所措。老师感觉自己心急了些,赶紧又牵起了她的手,继续往前走。他们走几步,老师就重复一句“快,要到徐姐上台了!”就这样,我跟在他们后面,一路看到老师不停放口袋里的小录音机,嘴里不停地重复:“快,要到徐姐上台了!”师娘有节奏地跟着锣鼓声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不知什么时候,师娘松开了老师的手,和他并肩往前走着。

老师双手拍了起来,嘴里跟着录音机里的锣鼓声喊了起来:“咚锵,咚锵,咚咚锵!”老师先一甩手,迈着猫步向前走。师娘侧身望着他的步伐,敬畏地跟着他的动作也走起了猫步。

就这样,老两口在广场随着“咚锵,咚锵,咚咚锵”的锣鼓声,甩着手来来回回走了几圈猫步。

告别时,西边阳光暗淡下来了,我看着老师牵引着师娘的手,迎着夕阳往家走,身后,拖着长长的影子。这一幕,不由让我想起以前听过的一首歌《陪你一起老》:“我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,每天都能够看到你的笑,少了个依靠,伤心没人可以抱,眼泪擦都擦不掉,你知道……”

我的一位前同事说,退休后,只要不去参加什么正式的活动,什么职称啊头衔啊都没有用。

但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,即使只是吃一餐饭,若是在一群有头衔的人堆里,你依旧不可以没有头

衔。比如有一天,阿六头说要请我

吃个饭,我想都没想就欣然前往,因为他是一位很有趣的朋友,最主要的还是他那种文学青年的本色始终没有改变。

那天,阿六头早早等候在门外,很慎重地问我:“一会儿怎么介绍你?”唉,又被触软肋了。“发小,老朋友。”但我没好意思说出来,自觉太有蹭热度傍明星的嫌疑了。“陈处长。”“张局长。”“魏董董事长。”一个个被隆重推出。阿六头本人就再也不用说了,明星脸,艺名,所谓的有头有脸,都比什么头衔更头衔。惶恐煞我了,来得太唐突了,丢了阿六头他老人家的脸啦!

突然想起一个笑话:一个小学开家长会,同学们一个个炫耀:“我爸爸是厂长。”“我爸爸是师长。”最后,小明大声地说:“我爸爸是家

长!”

这给我的启发是,我应该学会脑筋急转弯,给自己整个啥头衔备用。

有一天,路遇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事。他掏出一张名片,那方小小的纸片上,写了密密麻麻的无数个头衔,大多是“××第一人”。叹为观止。而我破了脑袋,还是只有一个:没有头衔第一人。

幸亏,现在相比递名片更加流行“加个微信”。这让我稍微舒了一口气,头衔不是万能的。但在实体相见时,没有头衔却也是难能而不可贵的。即使是在网上玩个魔兽世界,也需要想方设法去完成一些特殊的任务给自己弄个头衔,甚至有玩家不惜花重金给自己买个头衔。

这些日子在家养病,躺在床上静思:我时常讥讽别人,都七老八

表文章,父亲就兴奋不已,把报刊拐弯抹角拿到楼下让邻居们看一看,其间有一点炫耀的小心情。父亲对我说,你在报刊上发表文章,很不容易的。

去年秋天,父亲远行去了另一个世界,在清理收集父亲的遗物中,有旧大衣旧帽子棉毛裤,还有父亲看过的报刊,一张张一份份叠放得整整齐齐,这是他一贯注重严谨、讲求干净的行事风格。我把这些父亲阅读过的报刊抱在怀里,还能依稀感受到父亲生前留下的温度,一阵阵透过报刊传递到我的心上来。

在这个靠一目十行刷屏浏览成习惯的当下,认认真真读一份报刊,其实是一种奢侈而享受的时

光,它考验着我们的耐心,让我们慢慢咀嚼烟火人生的味道。我们日新月异的时代,带动它滚滚向前的,或许是先进的科技力量,而安顿我们的精神生活,用不了那么快,那么慌张,那么投机,那么势利。慢慢地阅读一份报刊,一本书,让我们跌跌撞撞的步履,在淘洗后的生活潮流中,得以回归它本来的节奏,本来宁静如处子的面目。

“像鲸鱼一样穿行于浩瀚洋流,隔绝噪音,亦不制造喧嚣,恒定频率的声波自有回响”,这是一家媒体的发声。我也把它送给坚守在报刊这样的媒体朋友们。

在云卷云舒中,打开一份报刊,是大地的气息,人间的温度。



白云深处有人家 王国海 摄

■笔随心动

母亲的劳动观

○朱耀照

么!”

母亲生产时年纪大了,但对我这个老小儿,也并不宠爱。在我七八岁时,就安排活儿让我干。放学回家,就让我拿着镰刀到地坎割草。到了周末,母亲便带着我去田地里干活,有时还挑着水肥一路晃荡。暑假,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。除了雨天,总有我干的活,比如除草、施肥、砍柴,等等。

大清早,我想多睡一会儿。母亲的声音却适时响了起来:“起床吃早饭了!今天我们还要到大何寺番薯地松土。”

总之,她总会见缝插针,不让我有偷懒的时候。

见别家的孩子在玩,我会想,为什么我的母亲那么狠心?她是

不是周扒皮?我是不是她亲生的?

母亲见我不情愿的样子,就用通俗的语言给我讲道理:“盐白淡,人白懒”“锤炼才能铜香炉”“少小不吃苦,老大难成材”“要量力气大,就要从小练”。

这是不识字母亲的劳动观。母亲还会时常对我们说:“勤勤劳劳,有钱有食;懒懒惰惰,无米下锅。”这可以称之为我家的家训吧。

可能也正是这种朴素的思想,支撑母亲乐于操劳了一辈子!

那时,她还不懂有脑力劳动一说,她的劳动观也有明显的局限性,但这并没有消除它对我的影响。正是它,一直鼓励着我去勤奋,去创造,去获取物质和精神财富。

■难忘记忆

趣谈火车票

○陈慈林

火车票是铁路企业与旅客“签订”的运输合同,是旅客乘车的主要凭证。1830年9月17日,世界上第一张纸质火车票出现在铁路发源地——英国。近二百年来,火车票介质与购票方式变迁记录了铁路和时代的巨大发展。

初期火车票只印有到达站名,出发车站、乘车日期、发车时刻、票价等元素均由售票员书写。随着乘坐火车的旅客越来越多,靠售票员逐张填写已无法满足需要,1840年,英国人托马斯·埃德蒙森发明了“硬卡”火车票,随后风靡全世界,在一百多年里成为各国火车票主要形式。

1876年7月3日,中国第一条开设客运业务的淞沪铁路通车,这条铁路因为存世和办理客运业务时间很短,至今罕见火车票实物。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后,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的铁路客运,两年后即进入了民国时代。

民国初期的火车票据说是手写的,这在民国初年几个作家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一些痕迹,但我至今未见到实物,也缺乏直接证据。我最近读到《中华民国铁路客车运输通则摘要》,对上世纪30年代火车票作了详尽介绍。

彼时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不到2万公里,分别为(南)京沪线、津浦线、胶济线、陇海线、北宁线、平绥线、平汉线、正太线、道清线、粤汉线(分湘鄂段和南段)、广九线、南浔线、沪杭甬线和浙赣线的杭(州)玉(山)段(其时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寇铁蹄下,其铁路由日寇扶植的伪满洲国管辖)。这些铁路有的尚未完全联网,如沪杭甬铁路与浙赣铁路,中间隔着钱塘江;更多的分属不同铁路公

司,这对旅客旅行带来许多困难。各铁路局为了最大限度为旅客提供服务,专设了“联运”业务。当时火车席次分为一、二、三等,以不同颜色车票区分:一等火车票不跨线为红色,跨线“联运”为黄色;二等

票不跨线为白色,跨线“联运”为绿色;三等票不跨线为蓝色,跨线“联运”为棕色。遥想当年有人从宁波乘坐火车到北平(京),途中须经沪杭甬线、京沪线和津浦线等区段,必须手持五颜六色的N张火车票多次换乘火车,也可算是一道奇异的风景区。

火车票颜色只能区分席次(一、二、三等),无法区分快慢车和卧铺硬座。快车和卧铺须在原有客票上再行加价:特快以百公里为单元(含一百公里),每单元一、二、三等票分别加银元六角、三角和一角五分;卧铺则不以距离远近、而据夜间占用加价,每个夜间分别为:一等上铺三元五角,下铺四元五角;二等上铺二元五角,下铺三元;三等上铺一元,中铺一元五角,下铺二元。

这样的规定看起来似乎很合理,但在实际运用中也存在一些疑问,比如火车晚点,旅客是否要为此段时间的卧铺“买单”呢?手头没有资料,不敢妄断。

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末的火车票,不论软席还是硬席,从车站出售的都是托马斯·埃德蒙森当年发明的“硬卡票”,在火车上补票则用薄纸“软票”。

2007年6月30日,百余名“火车迷”聚集北京青龙桥火车站购票,这是中国铁路的绝版“硬卡票”,这些车票已成为“火车迷”们的珍藏品。

随着铁路售票系统进入计算机联网时代,火车票变成了特殊纸张打印的“电脑票”。发生巨大变化的不仅是火车票外形,最根本的还是购票方式。十几年前购票须到窗口排队,春运期间火车站常常人满为患,又往往一票难求。

如今用手机下载12306软件,坐在家就可购票:选定出行日期、车次和座位后轻松下单,慢则数分钟、快则几十秒,就可完成购票全过程。出行时只须凭本人身份证或刷脸就能顺利进站、上车,纸质火车票从此退出历史舞台。

■思绪点滴

夜深人静的时候

○叶远钦

人过不惑之年,喜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独居小屋。沏杯茶,想想过往之事,或写点感想。

这是一种境界,一种生活。也许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,才会有不同的人生。有的人喜欢灯红酒绿的生活,有的人喜欢独处。但我觉得独处,才是远离喧嚣的最好办法。

独处,能陶冶人的性情,锻炼人的意志。

一年四季,我喜欢每一天的日出日落。或许淡而无味的的生活,是人生的归宿与历程。春夏播种,秋冬收藏。四季轮回,春雨绵绵,夏日炎炎,秋风送爽,冬日暖阳。一年又一年,我们的容颜慢慢老去,留给我们的也许是很多难忘的生活片段。这些回忆,有苦涩、有甜蜜。正是这些回忆,才有了我们丰富的人生阅历与轨迹。俗话说,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

在一年又一年的生活经历中,我从懵懂无知的少年,到生机勃勃的青年,再到历经世事的中年。叹时光似流水,岁月太匆匆。

或许在茫茫人海中,很多人都会成为过客云烟;或许在滚滚红尘里,很多人都会聚散两依依。但,有些事你总要经过,你才会明白事理,才会懂得惜缘,学会得舍。生活虽然很难,会遇到种种困惑,会阻碍你前行的

路。但,无论多难,你都要走下去。坚持不懈,就会迎来曙光。

夜深人静。窗外,还是一片嘈杂声。那些在城市的角落里,做小生意的人群,在闪烁的霓虹灯下,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不禁让人遐想。

但我在这夜色中,却高兴不起来。或许是为情感所困,或许是为生计而奔波,或许是为琐事而烦恼。多少个不眠的夜,我在孤灯中度过。在昏暗的灯光下,总在不停地思念远方的你。

我去过很多地方,无论是在大漠孤烟或江南烟雨中,总想与你有一次浪漫的牵手。

夜,又不期而遇。几乎每个夜晚,都会悄然来临,不动声色地带走白天的喧闹、浮躁。

夜,沉寂、又安详,更是惬意的。很多人,都在期盼白日早点过去,夜晚早些到来。

因为在恬静的夜晚,可以淋漓酣睡或大醉一场,可以忘掉一切的过往,让人好好休憩,回归自然态的生活。

夜深人静中,我在期待一场春暖花开,也渴望邂逅。也许在哪一天,能遇到一个款款而来,善解人意的你。

夜深人静,是梦的开始,也是反思自己的过去,畅想美好未来的时光。

■直击真相

没有头衔的困惑

○王珍

有一天,欧阳胜说,出了新诗集,问我可不可以去参加研讨会。我说,必须的!因为在我的心里他一直是好朋友啊。为朋友虽然我没勇敢到要两肋插刀,但能够做得到的事,一定要尽力去做。

后来,欧阳问我,怎么介绍你?没想到这么正式,还要介绍啊。这真的吓倒我啦。我的头衔不是太少,而是直接没有。我挖空心思想啊想的,还是只有父母给的一个名字。但我并没有为这个名字增光添彩,所以,不加点头衔的话,在需要介绍的场合这个名字约等于没有。

一般碰到这样的场合,我都会弱弱地问一句:“可以说是一个喜欢写散文的人吗?”终于有一天被一哥们嘲笑了:“我还喜欢当美国总统呢!”

我被噎得很没自信,差点得自